



【浮世绘】

## 呼啸而过的“绿”

□星袁蒙沂

没想到,我会突然如此近距离  
遇见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

它从一片桃园的残花绿叶中  
驶来,只跟我们打了个照面,匆忙  
地一闪而过,又钻入另一侧桃园的  
绿叶残花之中。那两片桃园,那些  
绿叶和残花,并非其归处,只是一  
个掩映。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在镇驻地  
边上,紧挨着国道。每到周末,母亲  
要来这里帮忙照看孩子,她常带着  
孩子到社区广场玩,跟小区里一些  
大爷大娘混熟了。知道我们不是周  
边村的,不种地,白菜、豆角、花生、  
玉米啥的,经常有人往我家送,理  
由也很实在:都是自家地里种的,  
没花钱,吃着放心。

前段时间,母亲跟我提过,要在  
附近村里种一片地。老家的地,  
父亲还种着,那些地里的果树尚管  
理不过来,再在附近村里弄块地,  
谁种?种啥?找片地种,是李大爷的  
提议。他们村有闲置的地,他出面  
找。该耕种时,跟他家一起,机械  
化,省时省事。

母亲跟父亲商量妥了,买了花  
生种、化肥、地膜。星期天,天阴着,  
一大早好像还下过小雨。李大爷家  
这天要耕地,让父母也去地里等  
着,一起耕种。好不容易歇息一天,  
我也准备去地里看看。轿车太宽,  
我只得开着妻子的小四轮电动车,  
载着小儿子熙顺,随父母去了一  
趟。那块地在大泉村外不远,沿着  
生产路走十多分钟,就到了地头。

那地三米多宽、八十多米长,  
很平坦。我用镢头刨掉杂草,拾起  
来扔到地头。小镇周边的地,大都  
是宽阔平坦的,与老家那边的梯田  
不同。老家那边的地多是沙土,黄  
土不多。我们要耕种的那块地,被  
雨水打湿后,非常黏。我穿着凉鞋,  
刚踩进去,鞋底就沾了厚厚一层  
泥。小儿子熙顺也深一脚浅一脚,  
不管不顾往地中央走。小家伙的鞋  
里,不断有土灌入。问了李大爷才  
知道,那片地土壤深,底下没露出  
过碎石和岩层。地的主人家,三个  
孩子有两个在外地工作,家里的地  
根本种不过来。不种,荒着怪可惜,  
就白送给别人种。

刨刨捡捡,几个人把地里不多  
的杂草扔到地头。用拖拉机耕地,  
效率提高。李大爷和父亲闲聊,他  
们都关注了当天的天气,说预报有  
中雨。听李大爷说,他凌晨两点就  
醒了,担心下雨耕不成地,合计该  
如何应对。耕地的那个人整天忙,  
想耕地得凑他的空。人家好不容易  
答应了,若下雨耕不成,还得耽搁  
着。

我们去地里时,滴答了几个小  
雨点。刚到地里,雨就停了。那块地  
的北侧是一片绿而矮壮的麦地,麦  
子已开始抽穗。东面南北两侧是两  
片桃园,这个时候,桃花大多凋零,  
少数几棵还能见到几枝桃花。闲下  
来看桃花时,一列绿皮火车从南面  
的桃园方向呼啸而至,再径直向北,  
冲向北侧的桃园。春日的桃园,

残花尚在,绿叶正新。那列火车,像  
是从春天驶来,甫一露脸,又再次  
隐入春中。

不止一次见过火车,也不止一次  
路过火车道,还不止一次坐过火  
车。这个小镇上,还有一条高铁轨  
道。如此近距离被呼啸而过的火车  
闪了一下,还是头一次。

火车道离我所站的地头,也就  
十多米。那列绿皮火车经过没多  
久,十多分钟后,又一列火车驶来。  
一节节车厢在车头的牵引下,不紧  
不慢地哐当哐当驶过。除草耕地那  
一个多小时里,大概有七八趟火车  
通过,拉煤的、运油的、载客的,有  
的快,有的慢,忙忙碌碌。

刚耕完地,雨就下起来。开车  
到家时,哗啦的雨声被甩到了室  
外。李大爷原先的打算是:找人不  
容易,得赶紧耕,啥时下雨啥时停,  
耕到哪儿算哪儿。天公作美,耕完  
地了才下雨,大家心里都舒坦。

我原本以为,父母亲种了一辈  
子地,见到地就像捡了宝贝,人家  
白给一块地种,哪有拒绝的道理?  
午饭时,听他们聊起,耕种那块不  
足半亩的地,已投入三百多元。一  
般年景,那块地能收一百七八十斤  
花生米,折合花生油七八十斤。细  
算算,种一季花生,刨去人工啥的,  
跟直接买花生油的花销差不多。

我猜测,父母之所以要种那片  
地,主要就是一个放心。老家的地  
里栽满了果树,没法再种花生,而  
自己种出来的花生,从种到收都是  
实打实的,榨出油来吃着踏实。母  
亲的一番话,则道出了另一个原  
因。我和妻子在医院上班,不种地;  
老家那边的地里全都是果树,产不  
出花生。这一点,小区里的许多大  
爷大娘都清楚,这家送点菜,那家  
送点粮食,还有送花生和花生油的,  
不好意思总收,又推辞不掉。母  
亲的意思是,自家种点花生、玉米  
啥的,人家就知道了,也就不再给  
我家送这送那了。当然,不是怕欠  
人情,而是觉得人家岁数都大了,  
种地不容易,总要人家的东西,心  
里过意不去。

父母是农民,我的血液里也流  
淌着农村的气息,泥土的味道,总  
是那么熟悉。我不可能像父母那  
样,一辈子靠种地谋生了,却又并  
未彻底远离。内心深处,我不排斥  
土地,也不排斥农村。而农村老家  
那边,同样有许多土地被日渐闲置  
了。

就像那列火车,它从一片桃园  
驶来,又驶向另一处桃园,再迅速  
隐入桃园。桃园,是农民的桃园,是  
农村的桃园,是春天的桃园。但桃  
园不是归宿,更不是定格。

在经过桃园之后,那一列列火  
车,会到达城市,到达夏天、秋天和  
冬天。于呼啸而过或哐当哐当行驶  
的火车而言,城市、乡镇、农村,皆  
是沿途的站点。所有站点,都是基  
于土地而建的,哪怕早已没有了丁  
点儿泥土的踪影,抑或痕迹。

(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  
席,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  
镇中心卫生院)

## 与母亲书

□雪樱

有些时候,我很厌烦母亲。她就像我的一个影子,跟在我的身后,天冷了加衣,感冒了吃药,牙疼了休息,变天了会下雨,她总是预测得那么准,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让我觉得很神奇。慢慢地,我知道了,那是她独特的生物钟——以孩子的冷暖痛痒为度量,她习惯了这种担忧。她的心特别小,芥菜籽那么大小,小到装不下她自己,全是孩子的日常。

有些时候,我很厌烦母亲。她吃饭总是最后一个,剩菜、面条汤、变硬的米饭,她都包圆,好吃的菜肴总是留了上顿留下顿。每当家里包水饺,她都会悄悄盛出来一碗,第二天早上给我煎着吃。油锅里“刺刺啦啦”响着,她不住地翻个儿,将水饺煎至泛黄。睁开惺忪的眼睛,就能吃到金黄酥脆、满口肉香的煎水饺,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对不起母亲。我是个重度RA患者,需要她的照顾。因为我的存在,她失去了很多本不该失去的机会,她身上背负着十字架,好像我的病也是她的一部分,她负责分担和承受。她不能生病,不能走远,不能到处旅游……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有一天我对她说:别给我治(病)了,你和我爸好好生活,就是我的心愿。她沉默不语,扭头跑了出去,回来时手里多了块西瓜,“沙瓤的,快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说着,眼里的泪分明还未干透。很多年过去了,泪痕依然未干,在我心里化成一条小河。

她还是累倒了。把自己掰成好几份,一半洗衣做饭,一半按摩治疗;一半缝补苦难,一半担忧明天。住进医院,我才重新认识母亲。打吊瓶时,她微皱眉头,针头鼓了,渗出大片鲜红的血迹来,她也会“哎哟”叫出声来;轮番去做各种检查,她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在长长的队伍里穿梭,显得那么瘦小,像是小了一号的她。我的泪再也抑制不住,肆意流淌。好在是在医院,生死来来去去,无人注意你的失态。愧疚在我的心底疯长——她的病也是她的心结,源自二十多年来的负重前行。一个“病”字,足以钳住一家人的生计,而身体的残缺,势必会打翻人性的魔盒。我看到了另一个母亲:衰老的、胆怯的、焦虑的、精神恍惚的,她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的确,她就像个孩子,晨起验尿时打翻了试管,忘记把体温计放在哪里,口服药拧不开盒盖……我能做的很少很少,她给予的太多太多,这就是爱的失重。

陪她住院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会做梦。梦见成千上万个母亲,她们出走、流泪,寻找自己的孩子,哭啊喊啊,她们不吃不喝,她们嘴角破裂,她们双手布满口子,她们踉踉跄跄,摔倒了再爬起来,不顾发梢落下一层霜,大声唤着“我的孩子”。醒来时,护士进来测血压,让母亲去做动态心电图。我猛地起来,头重脚轻的感觉,看着母亲坐在床边,安

详、静谧,我瞬间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击中。

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驾校,经常有一些摇着轮椅的残障人士进出,他们也是来学车的。大多数都是母亲陪着,偶尔可见结伴过来的。母亲遇到他们问路,总会热心带路。有一段时间,有对母子早上在路口吃早餐,然后去驾校学车,中午放学时回家,几乎每天都能打个照面。一天去买早餐,母亲遇见他们打招呼,说话的空当,男孩放下碗筷,摇着轮椅跑出去老远。他的母亲叹口气道:“这孩子啊,怕见人,怕说话,出来学车散散心。”母亲没有多问,示意她赶快追上儿子。这一幕,让我想起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话:“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车辙与脚印,对应着母亲百折不挠的心。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孩子就会有多少苦心孤诣的母亲——母亲心里的苦,酿出生活的甜,所以,母亲从来都是创造奇迹的人。她们养大了孩子,也养大了苦难。在她的面前,苦难也是个幼子,有时候也会撒娇耍赖,趴在地上不起来。当遇到病孩子,她们讨生活时不得不低下头来,躲闪世俗的眼光,不知对人说过多少次“对不起了”“添麻烦了”,可是,命运的屋檐下,没有规律可循。她们屈尊顺服,她们尝尽冷眼,她们泼了命似的豁出去……她们不是神,她们平凡如斯,如老屋后面的一蓬野草,不过是替孩子遮挡风雨,挺起胸膛做人。有人说母爱如诗,实际上,母亲本身就是一首诗,卑贱、苦难、坚韧、正义,直到有一天我们做了母亲,才会真正理解这首诗的内涵。

人至中年,我愈发体悟到母亲的选择。我的厌烦也是我的深爱,我的失去也是我的获得。毫不遮掩地说,我的母亲从不过节,更遑论母亲节。去年的母亲节,我和她在医院里。她倒是在那些日子里想起自己的母亲,一个年过八旬的农村老嫗。她的心很小、很细,芥菜籽那么大小,但它能装得下整个宇宙。诗人佩索阿说:“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我想,诗人身上一定披着母性的光辉,被这种神圣的光辉所覆盖,把人引向一个辽阔而无垠的自由之地。

母亲的病痛,最终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执笔书写,把生死的无常、心底的愤恨、长夜的孤独、额头的新雪,把零零碎碎的日子填进稿纸方格里,就像写进灵魂深处的忏悔书。我突然顿悟:我无论写什么,都是在写母亲,写母亲正在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事情,替她向命运说一声“谢谢”,正如老天对我的眷顾。

我这一生,永远走不出母亲的脚印。有她脚印的地方,就有我的庇护、我的甘泉、我淡淡的忧伤。那是一个孩子永恒的眺望,那是一位母亲恒温的心愿。

(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政协会员)